

接下来几天，我们继续从天亮跟随劳工们直到他们晚上睡觉。我们想要真正地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所以我们每天花超过12个小时一直跟着他们。从厨房开始，我们先看他们吃早饭，然后着装准备去果场；穿上袜子和靴子，他们爬上车，被送往桃树林。早晨准备出门劳作整天时，工人们总是匆匆忙忙的，但是他们工作从不迟到。在桃树林间，他们系上一种特殊的、可穿戴的桶——这个桶是金属框的，里面镶着一层棉布，用来装水果。因为清晨露水的关系，他们在果园里穿的是透明的雨衣；虽然如此，他们的汗水最后一定会浸透他们的衣服，不论什么雨衣都不能在这方面帮到他们。他们采摘桃子的速度非常快；一棵树上一般有两个工人同时作业，工人们采摘完了一棵树，就继续采摘同一列的下一棵树。随着他们在行列间的移动，他们的车子也渐渐装满了水果。Keng是采摘工里速度最快的；同一批开始工作的工人中，他的进度总是领先于其他人。工作的时候，工人们也会互相聊天和开玩笑。另外一个采摘工，Rooster，他话总是很多；可惜他的口音很重，我听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只能猜测他是在讲故事。

早晨10点钟的时候，劳工们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很多人就会休息一下，喝点水，然后给家人打个电话。每一个人都有手机，这是他们和家人、亲朋联系的唯一工具。10分钟的休息时间很快就到了，劳工们就继续开始工作。午饭时间定在12点，工人们就会回到房间用餐，他们把汗湿的衣服短裤、靴子和袜子都脱下来，这样衣服可以在重新出去工作前晒干一点。视不同的日期和季节而定，他们的午餐时常介于半小时和一小时之间。当他们吃完午饭回去工作时，正好是一天之内最热的时候。在果园里，空气的热度让你非常不舒服，也让呼吸变得困难。在密集种植的果树间找方向并且采摘是一项让人精疲力尽的辛苦工作。下午4点的时候，工人们会再次有10分钟的休息时间。此时，他们看起来都非常疲惫，很多人坐在梯子上小憩。休息时间结束后，他们继续工作到晚上7点，然后才回家。这是非常漫长的一天。

有几个劳工年纪已经超过60岁，其他年轻一些的劳工会关照这些年老的工人，如让年老的工人负责把在果园上装满水果的车开到水果包装房。我认识了Derek，他62岁了，已经在这个区域工作了15年；他想再继续工作3年，这样他就有资格拿到加拿大的养老金；Derek有三个孩子要照看。我注意到他的眼睛都是红的，他告诉我桃子的绒毛常年进到他的眼睛里，对眼睛造成了伤害。我问他用哪一种眼药水，因为我想买一些送他。Derek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休息的时候，他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桃子吃，并先用他的饮用水清洗了这些桃子。清洗桃子虽然是个小的举动，但是这显示出Derek照顾他人的情感。当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工人们换下衣服，冲一个澡，然后开始做晚饭。住在这幢房子里的18个人全部一起吃饭。全部人的晚饭是用一个只有四个炉头的电炉做的。晚饭他们做了豆子、丝兰根薯、牙买加风味烤鸡，而且做了足够的份量以供第二天早饭和午餐吃。

因为现在是生产季节的尾声，他们会自己做4英尺见方的木板箱，用来装带回家的东西。他们一起去采购的东西包括米、烹饪油、面粉、咖啡伴侣和卫生纸。他们说，同样的东西在这边买再运回家会比在家那边买便宜很多，我觉得这让人简直难以置信。当我看着他们把东西整理好收在木板箱里的时候，我眼前构成了这样一副完整的画面：他们在农场上辛勤的劳动就等同于这些物资，他们的劳动转变为供给家庭的物资；随着每一周的过去，他们劳动得越来越多，物资也越积越多，最终，他们带着物资回家去了。我醒悟过来，原来他们来此辛勤工作的原因就是在这个——供养他们的家庭，让他们的家庭在家乡有更好的生活。这个认识让我想到中国文革期间，我在中国农村做知青的经历。我们在农村时，会买上鸡、猪肉、鸡蛋和烹饪油，然后把这些物资带回城市，因为当时城市里面面临着物资短缺。那会儿中国家庭买不到保障生存所需的食物。每个月，每个家庭分配到的物资限额是0.5磅左右的猪肉，0.5升油和20磅大米。尽管处在不同的时空之中，我和这些移民劳工经历的都是生命中挣扎和艰难的时代。存在的只有现在，此刻。

每隔两周一次的周四的晚上，果场主会派一辆黄色的校车，把劳工们从居住的地方送到圣凯瑟琳斯的超市Fresh Co.，让他们一次买够两周用的物品。校车会先把劳工们送到银行，让他们取钱，因为劳工们都不能有信用卡。超市里面有牙买加食品卖，比如芋头(Dasheen)、丝兰根薯和芋根(Cocoyam)。我们跟着工人看他们会选择哪种食物。总体来说，他们总是选择最便宜的种类和牙买加食物。购物完成以后，所有人都帮忙从校车窗口把食物递到车内，堆放好。

周六中午，安德鲁·亨特，安大略省美术馆的加拿大艺术策展人，来探访我们并看我们研究的进度如何。我非常高兴他能来，他正在策划一个明年将在安大略省美术馆举办的加拿大150周年纪念展，他对我的这个研究很感兴趣。

我想把安德鲁和玛吉介绍给A。我们穿过他的农场时，看到他正在把新树枝嫁接到老树上。安德鲁问A，当下在加拿大做一个农场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A告诉了安德鲁文兰种植合作企业的做法是什么样的，还告诉了安德鲁，他本人的侧重点和文兰种植合作企业不同，他本人关注的是果树，以及如何能把自己的产品变得越来越好。A也提及了大多数加拿大农场主现在已经超过60岁的现状。再过10年，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大部分农场主的下一辈不会再继续从事父辈的行业，现在所有的果场工人都是国际移民劳工。A也提到，如果没有这些劳工，果园将无法运作。临走前，安德鲁邀请我和顾雨参加安大略美术馆的加拿大150周年纪念展。

劳工们在星期六工作了一整天，直到下午六点。晚上，本地教堂的慈善联盟组织了一次旅行，带他们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六点半的时候，我们前往劳工们居住的房子接上了巴里和乌同。当我们停好车时，开往瀑布的船都要开了。我们一路跑去去船舶停泊处才没误船，是上船的最后几个人。在船上，每个人都穿着红色的塑料雨衣，总共有大概200多个国际移民劳工和活动组织者。在顶层的甲板上，人们站成一排，都在拍摄瀑布；大家挤在扶手的旁边，想拍到最好的照片。红色的雨衣点缀着瀑布喷薄而下的白色浪花，看起来就像加拿大的国旗的颜色。此刻，加拿大地标尼亚加拉大瀑布，形成了一个奇怪的视觉并置——加拿大的荣耀、壮丽与一个被大部分加拿大人忽略的群体的组合。今天，当劳工们站在船上的时候，他们走入了人们的视野——隐形的群体走到了台前，没人能够继续忽略他们。瀑布奔流而下，猛烈地冲击下方的河流，让我们身边的空气变得潮湿。当天空暗下来，灯光秀开启了；明亮的彩色光柱投射在瀑布上，五彩斑斓地、从一头投射到另一头。这是一个浪漫的、梦幻得不真实的场景。当劳工们站在被照亮的瀑布前时，虽然他们看起来几乎是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内，但是他们眼中却饱含着对现实的热情和真实。

星期天晚上，恩典联合教会(the Grace United Church)筹划了一个音乐会。恩典联合教会不同于近果场的伯大尼·门诺派教堂，是另外一个组织。但这二个教会联合起来，一起在伯大尼·门诺派教堂举办了这个音乐会。从劳工们居住的房子可以步行到达教堂，所以我们与所有的人一起走着去。教会聘请了一个从多伦多来的三人乐队来表演。教堂里满是人、音乐和声响，我感到自己血管砰砰地跳着。音乐家走到台上去演唱。音乐会中间，一个劳工走上台说：“我刚刚得知我的妈妈去世了，我想为她唱一首歌，告诉她我就要回家去埋葬她了。”他饱含着感情的歌声，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听他唱歌时眼里也含着泪，屋内满溢着同情的心。

8月29日，我们完成了在滨湖尼日加拉的拍摄，告别了劳工们和果场主。简在她的房子前做了一个横幅，上面写着“谢谢”，还在横幅边上挂上了五个国家的国旗。我们要感谢所有的国际移民劳工、果场主和本地劳工的组织，感谢他们允许我们探访和拍摄。我们来年再见。

通过我们的纪录片拍摄，我希望人们能更多地关注到国际移民劳工，并且能用正面的态度去接纳他们。我们必须得承认他们，我们没有无视他们的理由，他们必须被看到。在虚构的障碍以外，他们都是真实的人类，都有自己的希望和热情；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的家人需要照顾。

2016年8月